

现代语言学入门

(英) 琼·艾奇逊 著

王晓钧 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TEACH YOURSELF LINGUISTICS

by

Jean Aitchison

根据Hodder and Stoughton

1983年版译出

现代语言学入门

〔英〕琼·艾奇逊 著

王晓钧 译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北苑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787×960 1/32 9.0625印张 146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619-0004-X/H·5 定价：3.40元

目 录

序	赵世开 (1)
作者介绍	(4)
前言	(5)

第一部分 绪论

1. 什么是语言学?	(7)
2. 什么是语言?	(21)
3. 语言研究概观	(38)
4. 语言研究的着手点	(50)

第二部分 语言的描写

5. 语音的描写	(58)
6. 语素和词	(75)
7. 句型	(96)
8. 语义	(115)

第三部分 走向普遍语法

- 9. 寻找一个合适的框架 (136)
- 10. 深层结构 (153)
- 11. 转换 (170)
- 12. 综合 (182)

第四部分 语言学的其它领域

- 13. 语言的变化 (206)
- 14. 心理语言学 (230)
- 15. 社会语言学 (244)

- 专用符号、缩略语表 (262)
- 语言学术语表 (264)
- 译后记 (284)

序

现代语言学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从微观的角度看，一方面人们深入探索语音的区别性特征、语义中的义素、语法中的各种范畴和语法成分，另一方面，语音研究把生理、物理和心理的特性结合起来作综合的考察，语义研究利用数理逻辑的方法加以形式化，语法研究突破了句子的界限，结合语义和语用进行话语和篇章的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语言研究突破了以研究语言的自身为目的的框框，它将有助于了解人的自身，首先是对于大脑的语言机制和人类认知能力的了解。语言学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如对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人工智能的研究，言语病理学的诊断和治疗，语言信息的自动处理，等等。事实表明，语言研究正向立体综合型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现代语言学知识的普及

就更加迫切。人们希望能有一本简明的入门书，概要地介绍现代语言科学的知识，使人们对语言学有一个概貌的了解。琼·艾奇逊的书正是这样一本书。正如作者所说，它是“语言学导论的导论”（见本书的“前言”）。它对于非语言学专业的读者以及语言学的学生都很合适。我国目前正需要这一类有助于自学和参考的书。把它翻译过来是有价值的。

处于现代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中，语言学的理论和应用也不断有新的发展。本书第一版写于1972年，第2版作了较大的修改于1978年出版，1983年又第3次印刷。所以，总的说来，这本书只反映八十年代以前的面貌，它不可能包括八十年代以后的新发展。人们不难发现，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谈的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的标准理论，它没有也不可能包括八十年代新发展的“支配和约束理论”（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此外，可能限于书的篇幅，作者没有介绍现代应用语言学的发展。但是，作为一本入门书，很难要求面面俱到。这本书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翻译语言学的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译者除了熟悉原著的外

语，还要有语言学的专业知识（包括有关学科的知识）。不吃透原文要使译文让人读懂是很难想象的，而要吃透新的理论和方法除了字面上的意思还需要有背景知识。这是一大难事。在翻译过程中还经常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语言学的术语。现代语言学跟其它学科一样，新的术语层出不穷，而且有的原来的术语又赋予了新的含义，再加上国内语言学界对一些术语的译名又没有统一，这就给译者带来了很多困难。晓钧同志无论在译文和术语方面都作了努力，其中的甘苦我能体会。但是，书中难免还会有错误和不确切的地方，这有待改正。通过不断的实践，我希望我们语言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今后能做得更好，语言学的术语译名能逐步标准化。

我相信这本书在我国普及语言学知识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一定是译者和出版社的希望。谨以此作为我对本书出版的祝愿。

赵世开
1986年7月5日
北京

作者介绍

琼·艾奇逊 (Jean Aitchison) 自1965年开始在伦敦大学任语言学讲师。她也在其它几个欧洲国家任教。最近以来,还担任了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的客座副教授。她确信,在解决许多人类的问题中,语言的相互理解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并立志向广大的、校外的听众和读者传播语言学知识。在她的研究中,她的主要兴趣是言语的产生和理解以及语言的变化,而且在这两个领域内均有论著出版。她是《能说话的哺乳动物——心理语言学导论》(The Articulate Mammal—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Hutchinson, 1976) 和《语言的变化: 进步还是衰退?》(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Fontana, 1981) 等书的著者。

前　言

本书是语言学导论的导论。

市场上有一些书也自称为某某学科的导论，但是事实上它们更适合于已经入门的学生。

本书是为了帮助那些想通过自修而进入语言学“迷人的光环”的有志之士。它解释的是基本的概念和必要的术语。

本书不是床前枕边的消遣读物，也不包括供闲聊的奇闻轶事。它是为那些想知晓这门学科的读者而编写的简捷的教本。语言学是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专业性的词语也就不能避免。

语言学又是一个由于论战而划分为不同学派的领域。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我都采取“中间道路”的观点。倒不是中间道路的观点必然正确，而是由于它对于那些新接触这一学科的人可能更有帮助。但愿读者把此书看做一块垫脚石，以便能进一步研读阅读书目中所推荐的某些著作，并且将最终为自己抉择，到底希望沿着这条道路的

那一边去追踪现代语言学的成果。

语言学还是一门快速变化的学科，自本书第一版1972年出版以来（原题为《普通语言学》），它的某些分支发生着巨大的变动。本书在第二版中保存了接近于三分之一的较早一个时期的见解，而剩下的三分之二或是被极大地改动，或者完全是新的。特别是更多的篇幅被用于对转换生成语法的讨论，它是近些年来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

我以最诚挚的谢意致以所有对本书提供有益的建议和评论的人们——特别是萨塞克斯大学的约翰·莱昂斯（John Lyons）。我的谢意也要致以伦敦经济学校的米歇尔·班克斯（Michael Banks），伦敦大学院的理查德·赫德森（Richard Hudson），伦敦经济学校的瓦莱里亚·默里（Valerie Murray），雷丁大学的弗兰克·帕尔默（Frank Palmer），伦敦大学院的约翰·韦尔斯（John Wells）和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

但是，这本书不一定代表着上述提及的人士的观点，因为我并不总是遵从他们的意见。对于任何可能存在的错误和疏漏之处，唯我是问。

琼·艾奇逊

第一部分 緒論

“别小看了语言，博比。你奶奶说得对。因为，无论你做什么事，你总是在使用语言。每时每刻语言都是重要的。即便你住进一个圆桶里，而且除了你自己以外，无人交谈，语言也还是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阿·普·赫伯特
(A.P. Herbert)

1 什么是语言学？

一个正常人要将他整个生命中无法计算的时间用于听、说、(在进步社会里)读、写。正常的交谈在一小时内要使用4000到5000个词，收音机每小时播音(如里面极少停顿)要使用8000到9000

个词。一个人以正常的速度阅读，每小时可浏览 14 000 到 15 000 个词。所以如果一个人聊 1 小时天、听 1 小时收音机又看 1 小时书，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可能要接触到单词 25 000 次。每一天，接触单词的总次数可能达到 10 万。

语言的使用是人类存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世界各国地区的儿童在相近的年龄开始把词放在一块儿，并且经历着相当近似的言语能力的发展过程。所有语言的基本结构是那样令人惊异地类似，无论它们是在南美洲发现的，还是在澳大利亚或北极圈附近。语言和抽象思维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许多人认为正是这两个特征把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开。

如果无能力驾驭语言则会影响到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甚至可能改变人的本性。正是由于语言在人类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每一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师、言语治疗专家、通讯工程师、广告工作者（不包括少数职业团体）意识到他们需要更深入地学习语言。近些年，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就是语言学——对语言的系统研究，这看来是不足为怪的。

语言学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语

言？”和“语言怎样工作？”它涉及到下列问题的各个方面，如“各种语言所共有的是什么？”“在语言中发现了何种语尾变化？”“人类语言怎样与动物间的信息交流相区别？”“婴儿怎样学习说话？”“怎样记录和分析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语言为什么会变化？”“社会等级的差别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于语言？”等等。

1.1 “语言学家”指的是什么人？

我们通常把研究语言学的人叫作“语言学家”。①语言学家这个词是不令人称心的：它引起了概念的混乱，因为它也可以指那些能讲许多种语言的人。就语言学的专家这个意义而言，语言学家尽管必须具有对不同种类的语言的广泛了解，但是并不需要使用得都很流利。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分析并试图解释语言的现象，比如土耳其语(Turkish)的元音系统或者是德语(German)

① 英语中，研究语言科学的人和通晓多种外国语的人都称作Linguist。按照英语构词法，语言学家一词更准确的写法应为Linguistician——Linguistic（语言学的）+ -ian（…精通者，后缀），该词由于太拗口，以至未能被普遍接受。最近创造的一个更长的表示语言学家的新词Linguistologist虽然可能更准确，但由于太长，已经带有开玩笑的意味了。

的动词，比之他自己能够在伊斯坦布尔或者柏林理解当地用语更为重要。就象一位社会科学家不无轻率地评论的那样，与其说他是一个语言的参与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熟练的、客观的观察者——一个语言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我们所定义的语言学家或许最好被比作音乐家。一位音乐家能够通过指出乐曲的主题、变调、合声和对位音来分析一首钢琴协奏曲，但是并不需要他自己来演奏这支曲子，他把这事儿留给音乐会的钢琴演奏者。音乐理论与实际音乐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语言学与语言的关系一样。

1.2 语言学与传统语法有何不同？

常常可碰到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语言学不过就是在老式学校语法上不协调地加上了几个新名词儿罢了。而实际上它们在几个基本的方面都是不同的。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语言学是描写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一位语言学家感兴趣的是人们说的是什么，而不是他认为这些应该怎样去说。他描写语言自身的各个方面，而不是规定“正确”的法则。

有一种普遍的似是而非的见解认为，语言学

家、教师、以及语法教材和字典有责任去维护一些绝对正确的标准。1961年在美国发生了一场骚动，起因是《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第3编》收录了一些词条，如ain't（美国俗语，等于am not, are not, is not, has not, have not——译者注），及一些短语，如ants in one's pants（蚂蚁在某人裤子里，意即坐卧不安或十分好动）。批评者为此指出，编辑们不是有意在污染语言，就是不称职。一位盛怒的评论者说，韦氏词典第3编硬塞给我们的是一个可疑的、偏颇的、无价值的、蛮横无理的和令人沮丧的词的堆积。但是，语言学家认为，如果人们正在使用ain't和ants in one's pants，那么语言学家的工作就是记录这个事实。他是一个事实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而不是一个法官。

某日报最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写道，“在收音机广播和其它节目中经常有人使用词组different to，我为此而不安。早在50年前我的学生时代，老师教给我们的就是alike to（与……相同），和different from（与……不同）。难道我们的老师会是那么极端无知吗？”这位来信者没有看到语言是在不断地变化着，而且他评论的关于different to 经常在使用的事实恰恰表明，different

*to*如同*different from*一样，有着完全同样的权利被认作是“正确”的。

绝对的和永久性的“正确”的想法对语言学家来说是完全不相宜的。他可以承认由于追时髦的怪癖，某种说法似乎比其它的更广泛地为社会所接受，但是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流行的说法比其它说法更有意思、或者旧词语比新的好。在语言学家看来，大众音乐会的歌手的语言不一定就比初出茅庐的少女的语言坏（或者好）。他完全不能同意《每日电讯报》的一位撰稿者说法，该人抱怨说“某唱片商与尼安得特尔（Neanderthal）大众音乐会上的最新名星的谈话简直是词语污秽的可怕的经历”。语言学家并不认为创造新词是罪过。这是一个自然的和不间断的过程，而不是颓废和衰败的标志。语言学家有兴趣地而不是恐惧地注意到下列事实：在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你洗完头后可以把头放进*glamorama*（烫发器）里；在悉尼（Sydney），你的汽车能在*lubritorium*（加油站）加油；在伦敦新兴的郊区，你可以在*fruitique*（水果店）买苹果。①

语言学不同于传统学校语法的第二个重要方

① *glamorama*, *lubritorium*, *fruitique*都是当地英语使用者根据交际需要，按照英语构词法自行创造的新词。

面是，语言学家认为口语是重要的，而不是书面语。在过去，语法学家之所以过分强调书面词语的重要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它具有永久性。因为记录声音的方法发明以前，处理转瞬即逝的发音是困难的。另一些原因则归咎于传统的古典派教育。人们坚持把古代“经典著作”的语言用法作为语言规范，而这些著作仅以书面语形式存在着。这种认识的源头要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当埃及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学者把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著作作为典范的时候。偏重书面语的观念持续了两千多年之久。

然而，语言学家首先注意的是口语，因为就目前所知，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口语先于书面语（还须注意的是，大部分书写系统源于语音）。虽然说出来的话语和写出来的句子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是它们也显示了极大的区别，因此语言学家把口头与书面的语言形式作为分属于不同系统的东西来考虑（尽管重叠），这两个不同的系统必须分别进行分析：首先是口语，其次是书面语。

语言学不同于传统语法的第三个方面是，它并不强迫其它语言都必须进入以拉丁语（Latin）为基础的框架。在过去，许多传统的教科书都不加思索地就假定拉丁语提供了一个所有语言都适